

我不惧惮在恐怖中穿行 只要能给你看透迷雾的眼睛

近在咫尺

Closer Than You Know

[美]布拉德·帕克斯 著
陈拔萃 译

Brad Parks



即使身陷黑暗
我也从未放弃寻找光亮
因为我始终相信
正义一定会到来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rad Parks

近在咫尺

Closer Than You Know

[美]布拉德·帕克斯 著
陈拔萃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9N0263

Copyright © 2018 by Brad Park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tell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陕版出图字: 25-2019-04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在咫尺 / (美) 布拉德·帕克斯著; 陈拔萃译.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9. 5
ISBN 978-7-5695-0578-8

I. ①近… II. ①布…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2966 号

近在咫尺

JIN ZAI ZHI CHI

[美] 布拉德·帕克斯 著 陈拔萃 译

出版人 刘东风

责任编辑 高歌

特约编辑 海莲

封面设计 吴黛君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涿州汇美亿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20mm×889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5-0578-8

定 价 49.00 元

他，身穿自己最得体的西服，一般只在参加葬礼时才会这般打扮。

她，身戴珍珠饰品，以显得更具母性。

这是一对夫妇，他们手挽手、肩并肩，踏过水泥地板，一起走进谢南多厄河谷^[1]社会福利机构。办公大楼色调沉闷、一片死灰，大楼周围既没有绿化，更没有装饰，了无生机，让人觉得索然无趣。毕竟是县政府机构，一来预算少，二来其风格注定如此，总不能搞得金碧辉煌吧，反正到这里办业务的人也并非出于己愿。

男人在机构前门停下了脚步。

“记住，我们是最完美的。”他对妻子说道。

“当然，天造地设的一对。”妻子补充。

他推开门，穿过一条煤砖还裸露在外的走廊，来到等候大厅。大厅里有块告示牌：禁止携带武器。

很快夫妻二人便来到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摆放着多张蓝色的仿皮革椅，以及若干禁止欺诈粮食券的警告牌。

屋里的人不多，有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抬头盯着进来的人。这都是些多么不幸的人啊！他们时运不济，世代贫寒。对这些人来说，身穿礼服的先生和佩戴珍珠的小姐实在是这里的稀客。

夫妻俩没有在意人们的目光，而是径直穿过办公室，来到前台做自我介绍。在这里当前台可是一项十足的苦差：既要负责发放和管理津贴，又要驳回不合格的申请，还要调配受虐和无人看管的儿童——这些儿童经常被人像踢皮球一样踢去不同的家庭。

[1] 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属美国阿巴拉契亚大山谷，全长约240公里。

约莫一分钟后，一位扎马尾、戴眼镜的女性家庭服务专员接待了他们。她对他们直呼其名，亲切拥抱。

此番热情与三个月前双方的第一次会面差距甚远。当时，这位服务专员只是象征性地与夫妻俩握了握手，对他们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因为像这样体面的家庭是不会贸然来到谢南多厄河谷社会福利机构的，更不用说主动收养儿童了。他们这样的家庭钱财多、人脉广，意味着这个群体对于想要的东西绝不会耐心等待。像这种有钱人如果想要收养儿童，完全可以去私人收养机构，甚至出国收养：如果想要白人宝宝，那就去东欧；如果不在乎人种，那就去非洲、亚洲或者南美洲。

他们是认真的吗？这位服务专员十分纳闷儿，二位究竟有何贵干？

但当他们短暂交谈以后，她的疑虑被彻底打消了。

夫妻二人讲述了多年以来造人失败的经历，并提供了医院的检查报告。但他们依然渴望孩子的降临，以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于是这对夫妇决定在当地领养一名儿童——如果本社区就有需要照顾的可怜孩子，又何必大费周章地去国外领养呢？他们无非只是想把满腔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罢了。

这位服务专员向这对夫妇详细讲述了有关收养的注意事项，例如：无法确保等待领养孩子的时间，也许要数月，也可能是数年；即便在领养成功后也可能得把孩子送回亲生母亲处，毕竟被领养只是社会福利机构照顾孩子的下下策，优先让孩子和亲生父母团聚是社会福利机构的行为宗旨，同时更是弗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

听到这里，妻子不禁咬了咬手指，丈夫的表情则相当淡定。

初次面试之后便是家长见面会，再之后是各种培训。期间，他们认真记录、积极提问，俨然一副优秀学生的模样。

而他们的家庭情况访查，也就是对其住宅进行的全方位评估也毫无瑕疵，无论是儿童安全锁，还是烟雾报警器，都万无一失。

婴儿房呢？也无可挑剔——婴儿床符合任何一项要求，尿布被摆放得整整齐齐，墙壁被刷上了蓝色油漆。

“蓝色油漆？”专员问，“如果是女宝宝呢？”

“直觉告诉我，是个男宝宝。”他说。

审查人员迅速对他们进行了犯罪记录的核查，显示该夫妇无任何犯罪记录，银行记录显示其收入丰厚且名下有巨额存款。

家庭保险，确认无误；车险，无误；人寿险，无误；医生出具证明，二位准父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他们提供的推荐信更是满溢赞美之辞。

这位家庭服务专员在其长达十三年的工作中，接待过上千对夫妇。可即便是这当中最优秀、最慈爱、最善良的夫妇，也都多少有些瑕疵。但这一对完全没有！她还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准备充分的夫妻。

堪称完美！

虽然谢南多厄河谷社会福利机构从未给前来领养孩子的父母进行官方排名，但有孩子需要收养时，谁才是最适合领养的准父母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看看他们，即便只是到一个破败不堪、连窗户都没有的办公室领取一张纸这种小事也盛装打扮，更遑论其他了。这张纸是领养资格证，表明了这对夫妇已完成了作为寄养家庭的一切准备工作。

拿到证书时，夫妇俩笑容满面。是的，他们终于可以正式领养孩子了！

接待员再次上前拥抱、予以微笑、拍照留念——这一刻属于他们！

最后，两人离开了办公楼。

“可万一到头来只是徒劳一场，那该怎么办？”妻子在走出这栋建筑物时，忍不住问道。

“不会的。”丈夫肯定地说。

“事情真会如我们所愿吗？”

他贴近她。“别担心，”他轻声说，“我们很快就会有孩子了。”

2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职场妈妈，你就会看清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良好的幼儿托管中心——安全、实惠、可靠——简直比完美无瑕的钻石还稀缺，

甚至更为珍贵。但这又是最不可或缺的，就像你的结缔组织^[1]、你的呼吸、你体内的维生素一样，支撑着整个生命体的活动。倘若没有幼托中心——特别是孩子还在婴儿时期，你简直无法分心做任何事情。

这便是我在3月初一个周二晚上的遭遇。

当时，我正飞驰前往艾达·芬克丽夫家，一边看着路，一边盯着表。糟糕！马上就6点整了！

我的儿子亚历克斯从出生后第六周开始便被送进了幼托中心，直到出事之前已经三个月了。期间，一直都由芬克丽夫夫人照看。对于孩子们而言，芬克丽夫夫人就像哈利波特一样具有神奇的魔力——她耐心温柔、体贴冷静，从容应对一切状况。而对我们大人而言，她却更像是伏地魔一般厉害的角色。

我的丈夫本（“本杰明”的简称），把她比作恺撒·威廉二世，不仅因为她有胡子，更因为她制定了一套规矩，不仅自己像日耳曼人一样严格执行，还要求其他人也一起遵守。其中的一条规定便是：必须在5点半前接走孩子，决不允许迟到。虽然有十五分钟的宽限期，但她所谓的“宽限”是要以对迟到家长的怒目而视为代价的。但凡超过5点45，她便会罚款20美元，之后每迟到一分钟加收1美元。倘若6点过后才来接孩子，那就意味着将会被终止幼托服务。这一点，合同中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明确；并且经由我——梅兰妮·A.巴里克，和我的丈夫——本杰明·J.巴里克，共同签署同意。

之前，我第三次迟到时芬夫人已明确表态：一旦超过6点，她会立刻执行“6点之后终止服务”的协议。但这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来接我班的沃伦·普洛茨——这可恶的家伙每次都慢慢悠悠，至少迟到半个小时，害得我只能和时间赛跑，可最终还是迟到了三次，分别在5点52、5点47和5点58到达芬克丽夫夫人家。

显然，我对沃伦的抱怨丝毫不起作用。他贵为老板之子，在这里自然可以懒懒散散、混沌度日。我也当然有理由到了点儿就下班，一走了之，管他来没来。只是钻石货运公司的第一条规定就是：分拣台掌管着全国纵横交错

[1] 结缔组织：人和高等动物的基本组织之一，由细胞、纤维和细胞外间质组成。

共四十六台大卡车的货物分配，尤其运输的货物还是对时间非常敏感的新鲜农产品，因此必须时时刻刻有人在岗。并且，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我不能失去这份时薪 18 美元、包含全额医保的工作。何况现在有了亚历克斯，还可以享受这份工作的另一项福利——免费的婴儿体检服务。

坦白说，在三十一岁时仍然当一名货运公司的分拣员并不是我的理想职业。当初，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时，可是踌躇满志地打算在一家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公司里一展拳脚的。

然而，现实无情地摧毁了我的理想。毕业那年，正好是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 2009 年，那是我初入职场的至暗时刻。而更为糟糕的是，我拿的是英国文学文凭，这张文凭除了能证明我口齿伶俐、温文尔雅以外，对找工作可是一丁点儿帮助都没有。我找了五年的工作。这五年来，我收到上千封感谢信，不是处于完全失业状态，就是在星巴克里磨咖啡，直到最后才找到这份工作。我可绝对不能辞职，哪怕每隔一周就会被沃伦·普洛茨那游手好闲的作风给气个半死。

5 点 54，我已经看到斯塔特勒大道的红绿灯了，这里是斯汤顿东侧的半环地带。斯汤顿位于谢南多厄河谷，是一个奇妙无比的城市，约有两万五千人居于此。大部分时间里，我的确很喜欢斯汤顿的慢调生活。可是现在我非常赶时间，然而前面的车还慢悠悠地在固定车道上开着，迫使我不得不在六个车道中连续超车以提高速度。根据以往迟到的惨痛经验，从斯塔特勒到芬克利夫家刚好要六分钟，只要我穿过红绿灯时，钟表还停留在 5 点 54，那就还来得及踩点到达。

不幸的是，当车开到距离红绿灯还有不到一米处时，交通灯变黄了。斯塔特勒交通灯转换的时间很长——天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长！如果我停车等灯，肯定会迟到。这样，芬克利夫夫人一定会把我们赶走，那样就只得寻找下一家幼托所了。

寻找新的幼托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的丈夫出生于亚拉巴马州一个贫困的黑人家庭，他在那个一贫如洗的家中长大，后来成为一名研究生，拿着一份微不足道的津贴。所以说，那种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在三岁时就掌握量

子理论的幼托所，我们一天也上不起。我们所能负担的，只是家庭式的幼托所。而这种幼托所的负责人，大都是烟不离嘴、粗心大意的老奶奶；对于这种人而言，哪怕是孩子意外吞下铅笔芯，她也会认为是小事一桩。

我猛踩一脚油门儿，就在我越过白线的十亿分之一秒前，交通灯转成了红色。

太好了！我终于通过了！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可我立即就从后视镜中看到了斯汤顿市闪着蓝色灯光的警车。

二十三分种后，心急如焚的我拿着一张罚单驶入芬克丽夫夫人家狭小的车道上。我攥着这张罚单，希望靠它来说服“恺撒大帝”给予宽恕。

我匆匆忙忙地走到她家的前门前，扭下门把手——门被反锁了。

真奇怪，芬克丽夫夫人一般是不会锁门的，因为她不喜欢让留下来的孩子去开门。于是我按下了门铃，在门口等待。

十五秒过去了，三十秒过去了……依旧没人应答。我只能再次按下门铃。

“芬克丽夫夫人，我是梅兰妮·巴里克，”我大声喊道——她肯定在里面生我的气呢，“对不起，我来晚了！我被工作耽误了，然后在路上赶时间，结果被开了罚单，然后就……我应该早点儿给您打电话的，但我的手机又丢了。”

可怜，我的声音听起来太可怜了。虽说我算不上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父母——我的亲生父母在我九岁时就抛弃了我，把我扔给了别人收养，他们才是最糟糕的父母——但我跟他们比也只能是五十步笑百步了。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继续道歉，“真的太抱歉了……能麻烦您先开开门吗？”

屋内仍然没有回应。

也许，她在帮亚历克斯收拾东西，准备连人带物推出门吧！她还一定会拿出合同，上面那条“6点之后终止服务”的款项一定会被重点标注。

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她会多罚1美元吗？我开始有点儿生气了，她要这样惩罚我多久？

我开始用力敲门。“芬克利夫夫人，麻烦开一下门。”我说，“很抱歉这么晚来，确实太晚了，真的很对不起，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为我的所作所为真诚道歉！”

还是没回应。

又过了一会儿，里面终于传来芬夫人严厉的声音：“赶紧离开，不然我就报警了！”

“好吧，既然如此，让我接走亚历克斯，我们马上离开。”

芬克利夫夫人接下来说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亚历克斯不在这里。”

“你说什么？！”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社会福利机构的人带走了他。”

我浑身如触电一般：天啊，我知道芬克利夫夫人很严苛，但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就因为我迟到了二十分钟，你就把他交给了社会福利机构？！”我怒吼道。

“我才不会那样做。在几个小时以前，机构的人过来，把他带走了。”

“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去问社会福利机构吧！赶紧离开，我现在不想看见你在我的私有领地内。”

“芬克利夫夫人，机构的人为什么要带走亚历克斯？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

“很好，”她吐了吐口水，“他们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哼，我倒希望他们把孩子带走呢——有多远带多远！”

“你在说什么呢？”

“我要叫警察了！”

“您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一点儿？”

没有回应。

“拜托，芬克利夫夫人，求你了。”

她没有再理我。我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她故意让我听见的——她大声

地对斯汤顿警察局说，有人闯入了她的私有领地，不断地敲门，她很担心自己的安全。

看样子我从她这里获取不了任何信息，我知道固执的芬夫人不会改变心意，只好离开她家，回到自己车内。

坐到驾驶位上，我对于必须找回亚历克斯的决心非常坚定。但现在，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怎么找？我毫无头绪。

“他们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哼，我倒希望他们把孩子带走呢——有多远带多远！”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亚历克斯既没有营养不良，身上也没任何疤痕，我们从未虐待过他。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有人打电话向社会福利机构投诉了我。

如果你和我一样曾在福利机构长大，你就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或者说都配不上称为“人”——他们卑鄙、无耻、下流，又别特记仇——把福利机构当成武器，靠散播谣言来报复邻居、同事乃至任何他们憎恨的人。

我不认为我招惹过这种人。沃伦·普洛茨成天忙于睡觉，根本没空做这种事；而且，我压根儿没树过敌，更没有和邻居结仇。

最起码在我的印象中没有。

我倒车出库，回到街上，这样芬克丽夫夫人就无法叫警察抓我了。

就在这时，我感到一阵恐惧。

亚历克斯不在了。

社会福利机构的人带走了他。

虽然我尽可能地安慰自己——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但我更明白，社会福利机构的人绝不会因为幼托中心对我的迟到感到不满，就这么突然闯入、掠走我的孩子。这么做肯定事出有因，起码是他们认为存在的原因。同样，他们也不会轻易地归还孩子，除非事出有因。

作为一位受国家监护的过来人，我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此刻，过去的记忆如古老的回声一般在我心头激荡。

年幼时，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寄居家庭的姐姐告诉我的事情：“当时，他们毫无征兆地把我从一个稳定、舒适的环境中强行掠走，送到另一个寄养

家庭中生活。”

我十分愤怒，表达着不满。“这简直是灾难！”我抱怨道。

“亲爱的，这就是所谓的领养制度。”她对我说，“灾难近在咫尺，只是你未曾注意罢了。”

3

当我启动车辆离开时，细密的汗珠一层层地从体内渗出。现在，我的四肢仿佛都已经不受控制了，只是完全凭着肌肉记忆在行动。驶出芬克利夫人居住的街道，马路上的双黄线在我的眼中已变得模糊不清，这既是因为冒出的汗，也是因为滑落的泪。

我很想，甚至是迫切需要打电话给本，告诉他这一切的一切。可是本除了研究和助教工作之外，还在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技能学习中心兼职教学——当他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外人是永远联系不上他的。何况，无论如何我也找不到自己的手机了，我把能找的地方都翻了个遍——从前门的桌子上、尿布袋里到沙发垫下等，手机依然不见踪影。

每当这种时候，我唯一能指望的人就只有马库斯·皮德森了。他是我以前在星巴克打工时的经理，也是我的好友，这是个会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家伙。可问题是，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存在了手机里，现在自然也随着手机一同消失了——都这年头了，谁还会把朋友的电话号码一直记在脑子里呢？

除此以外我再想不到别的人了。其他的朋友要么离得太远，要么不常联系。至于父母，本的父母住在亚拉巴马；而我的父母，可以说根本不存在。这也是在收养所长大的心酸之处：当意外发生时，你没有家人可以依靠，只能自力更生。

无奈之下，我只得驾车前往社会福利机构。此时，我特别希望亚历克斯就在那儿；或者有人这么晚还在那里工作，又正好知道他的行踪。

最近的福利机构就在前面位于政府片区的维罗纳路，名为谢南多厄河谷

社会福利机构。它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两家机构之一，和其他福利机构一样，这座建筑物朴素无华、没有窗子，像仓库一样——是的，就像仓库一样，这个形容太贴切了。孩子们从这里被送往不同的家庭寄养，那感觉就像是被扔进仓库的货物被分拣出来，并派送至各地一样。

很快，我就到了谢南多厄河谷社会福利机构的停车场。在这个周二夜晚的6点45分，这里只停着一台小型雪佛兰。这位车主或许还在办公楼里，也许能告诉我点儿什么。

员工通道在这栋建筑物左侧，入口处上方有一盏铁笼罩住的小灯，但没有门铃或对讲机。

大门紧闭，无法进入。

走投无路的我只好握拳敲门，敲了一会儿，就感觉手有点儿痛了。我身高1.67米，体重只有119磅，非常娇小，根本无法撞开这扇厚实的铁门。无奈之下，我只得使出浑身的力量，将那扇四四方方的大门当作一个巨大的低音鼓，用力敲打——雪佛兰车主可一定要听见啊！

我敲得很有节奏感：敲四下，停一下，再敲四下。

咚咚咚咚，停，咚咚咚咚，停。

终于，里面传出声音：“您需要帮助吗？”是位女性，就在门那头。

“是的！谢谢，太感谢您了！”我马上回答道，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情绪过于激动，“社会福利机构的人今天把我儿子从幼托所接走了，然后……我……我只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把这件事情给捋顺。”我尽量表现得不那么歇斯底里。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人提前打电话通知您或者到您府上拜访吗？”她问。

她的语气表明：这种做法很不寻常，甚至是不合情理的。确实，太不寻常了！难道不是吗？政府部门怎么可以在没有提前知会的情况下，就把孩子从母亲身边生生掠走呢！

“没有，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顿感释怀——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她是理智的，起码还愿意跟我说话。

“好的，您先别急，请问您尊姓大名？”

“梅兰妮·巴里克。我儿子叫亚历克斯，他是从艾达·芬克丽夫家被带走的，地址是彻奇维尔街，而我……毫不知情。”

“好，我先打个电话，很快就回来。”

“谢谢，”我说，“太感谢您了！”

我站在那里，盯着大门。气温很低，大概只有几摄氏度。从公司离开时，慌忙中连夹克都没拿。但此刻，我心急如焚，完全忘记了寒冷，甚至丝毫未能感觉到寒意逼人。现在，我心中唯一的希望，便是此时此刻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亚历克斯的身体，看到他肥嘟嘟的膝盖、温暖的微笑，以及精灵般蓝灰色的眼睛——他们会明白这孩子不可能受过虐待。

或许，他们也给我打过电话——我们家没座机，那就是拨打了手机。但我的手机丢了，甚至可能只是没电了，于是就直接转入语音信箱。

是吧，一切皆有可能。

毕竟在社会机构办事需要时间来走流程。但今晚，或许亚历克斯就能回家了——回到我们身边，睡在他的婴儿床上，在半夜饿醒时哭着要吃的——一切都会回归平静，恢复往常的生活。

门那边传来试探性的声音：“还在吗？”

“在，我还在。”我说着，同时贴近了门，似乎这样会离亚历克斯近一点儿。

“我跟上司反映了您的情况，她说您得明早再过来一趟。”

“什么？！”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很抱歉，她是这么告诉我的，只有明早到这儿，才会告诉您相关的流程。”
流程？我正处在某个流程当中？

“可是，我的儿子在哪儿？”我问道。

“抱歉，我无法告诉您。”

“不！等一下，”我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就这么毫无缘由地带走我的孩子！我……我是他的母亲，我有权知道，这真是……这真是不可思议！难道不能先把门打开再跟我说吗？”

“抱歉，女士，您只能明早再来。”

“不！不！”我尖叫着，完全顾不上自己的仪态，“不是这样的，你们都错了，大错特错！我知道，一定有人告状了，他们都在撒谎，他们欺骗了你们！你知道的，坏人会做这样的事，利用你们这帮家伙来报复他人，你们一定知道的！”

“请明早再来吧，女士，”她说道，“现在我得走了。”

“我能不能亲自跟你上司通话？这真的是……我又不是一个坏母亲，我绝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你们看他一眼就知道，他长得多健康啊——就看一眼吧，好吗？”

门那边没有回应，我再次敲门。“求您了！”我说，“请务必帮帮我。”

接下来五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不断地转换着方式重复地说着“求您了”，声音越来越歇斯底里。

小时候的遭遇，让我对儿童福利制度有着比旁人更深层次的了解。这套制度的种种弊端我都亲身经历过：我曾亲眼看到过道德败坏的官僚主义，是如何用毫不妥协、冷漠无情的态度来扭曲这套体制的美好初衷的；我也曾亲眼见证了许多图谋不轨之人，利用这套体制的监管不周来牟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其中，有尽量减少自己工作量的懒惰社工，也有只是出于从中获得金钱报酬的目的而收养儿童的家庭。

或许你会说，坏人只是少数。可是有时候好人也被不由分说地卷入麻烦中，碰到繁杂而庞大的问题，不得不处理这种“社会集体的弊端”。甚至解决了这些问题，又会有另外一些问题接踵而来。

深陷其中的人无奈地称之为“体制”。或许用这个词形容它的冷酷、复杂、缺乏人情味儿再适合不过了。你一旦陷入其中，人格就不再完整。你的家庭也不过是一份档案，它存在的价值就是从满口怨言、收入微薄、工作超时的公务员手中传到另一个同样处境的公务员手中罢了。我已尽我所能地从支离破碎的童年中走出来，去努力地工作，以防再度陷入这种麻烦。

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也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尤其不能发生在亚历克斯身上！

因为我太了解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了：无论法律如何规定，只要有人向福利机构投诉，这些父母都会被推定有罪，除非可以自证清白。社工也是一样的德行，他们只会认为你有罪，并尽快找出你的罪证。我亲眼看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被这样对待：每次福利机构的人前来交涉，都会先入为主，认定我一定遭受了虐待。他们和颜悦色，假装是我的朋友，目的就是从我身上套词。但从始至终，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发号施令，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他们的计划执行。

一旦被卷入体制中，你就再也难以脱身了。整个体制宛如一张血盆大口，锋利的獠牙将你团团困住，每次你试图逃脱都会把你绞得粉碎。

此时此刻，这帮人肯定已经安排好亚历克斯今晚的住处了。

哼，这帮人——只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或是收养父母或是救养院的管理员，就是这帮绝不可能比我更关心亚历克斯的人——此刻却带着我的亚历克斯！

又或者，他现在正躺在一张小婴儿床上，因为饥饿而号啕大哭；他小小的身体也可能正闷在一张肮脏的尿布里，没人为他换洗；甚至真实的情况，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糟糕。

而我却无能为力，只能气急败坏、号啕大哭，痛苦地倒瘫在地，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我背靠着门，不可自抑地痛哭流涕，重重地倒在脚下这片冰冷的地板上。

那个女人走了。

我的亚历克斯也走了。

4

人人都会有那么一点儿小嗜好：有的人吸烟，有的人酗酒，有的人沉迷于色情片。

对于艾米·凯而言，她的嗜好相对而言没那么伤身，却略显不堪。

《与星共舞》作为一档电视真人秀，主题就是让秀色可餐的明星和身材姣好的专业舞者同台竞技，以争夺一些没有实际意义却令人激情澎湃的东西。这便是艾米的瘾、她的精神食粮、她的嗜好——好吧，嗜好之一。

在奥古斯塔县法院可能没有人会料到，这位比一些法官更深谙法律知识的联邦首席副检察官，居然喜欢在晚上躺在沙发上，蜷缩进毛毯里，看这种索然无味的节目；更没人料到她居然会因为参赛选手输掉比赛而哭得梨花带雨（选手胜利时，更是泣不成声）；而她的小狗布奇——一般来说是不被允许上沙发的——每当这时就躺趴在沙发上，和她挤在同一张毛毯里。

当然，艾米从不会在外人面前如此暴露自己——或者说，泄露任何个人信息。她见过太多利用个人隐私来攻击起诉人的事例了。

“能力高、效率高”是艾米努力维持的人设。为此，她留着一头黑色短发，从不化妆，穿着保守，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年龄（四十二岁），是否结婚（已婚，对象是男性），有无孩子（无，但并非刻意而为）。大家对她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当地的棒球联赛中，代表警长办公室队担任三垒手^[1]。很自然地，坊间谣传她是同性恋者。然而她对此毫不在意。

在法院这种地方，关注的并非个性，而是法律本身。按照法律规定，美国公民需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对她而言，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神圣的职责，她必须尽其所能地捍卫这一使命。

至少直到《与星共舞》开播前都是如此，但节目开始后，法律或许可以稍稍等一下了。

最新一季的卖点是一位奥运选手。这人名声不太好，曾被小报爆出过服用兴奋剂的丑闻，并宣称由此才使得他的体能评估超过历届金牌得主。是的，他是个典型的坏小子，艾米却为他着迷，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场上时不时地脱掉衬衫，露出性感健硕的腹肌来。

[1] 三垒手：专业体育术语，是指棒球或垒球比赛中专门负责防守三垒的球员。